

今文尚書經說考

六書正譌云霸俗作必駕反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喬樅攷說文云霽雨濡草也从雨从草讀若臍然則此經當從說文作霸也劉歆以生魄爲望僞孔傳以爲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其說皆非也

白虎通日月篇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日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

楊子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

周公初基作新邑於東國維四方民大和會

尙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案偽孔傳本尙書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據伏生大傳引書作新邑則今文尙書邑上無大字也鄭注尙書

云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
周公謂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
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効其力焉
是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是鄭注此經亦依伏
生大傳爲說也洛皆當作雒

漢書王莽傳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使朝用書臨賦營
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畢集平平或作平
大也作二旬大功畢集○又曰書之作雒○又曰天下
和會

又翼奉傳曰昔成王徙洛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

尙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國語周語侯衛賓服韋昭注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公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又曰自商以前並畿內爲五服

武王克商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

案據韋昭解侯衛引康誥云云則知大傳所云四年建侯衛卽此經侯甸男邦采衛侯衛者總侯圻至衛圻包五服而言之五服之人卽事於周者公皆勉勞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不見要服以遠于役事恒闕焉

漢書公孫宏傳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

又王莽傳周公居攝蓋權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尙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注孟迎也十八嚮入太學爲成人博問庶士事也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攷爾雅釋詁鴻代也洪鴻古通尙書鴻水鴻範字本作鴻後人輒改爲洪此經僞孔傳釋洪爲大非是周公於成王代攝其位卽代行其政故於征伐代爲發誥則大誥是也於封建代爲發誥則康誥是也左傳僖

三十一年衛甯武子曰不可以聞成王周公之命祀
康叔之封衛實周公代成王命之故云不可以聞成
王周公之命祀也鄭注此篇依大傳畧說以太子十
八曰孟侯謂呼成王則知以鴻爲代亦依伏生之訓
也伏生書傳是未經秦火之前所受師說蓋七十子
以來邇有師承者故鄭君據而用之趙岐孟子注亦
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則亦以孟侯爲成
王可知也

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
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衛蔡叔尹之以監殷

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洛邑

又王莽傳尚書康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

案漢志以孟侯爲康叔號誼與伏生不同蓋小夏侯之說也夏侯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

勝爲學疎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是建章句
有與大夏侯及歐陽氏不同者固之從祖班伯從鄭
寬中受小夏侯尙書固修其世業當亦習小夏侯之
學也

風俗通過譽篇曰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
既微而紂之化猶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
行

後漢書蘇竟傳曰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
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昔周文王十五而有武王遂

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祥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畏畏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西土惟時怙

尙書大傳周傳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案荀子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使人疑段玉裁曰按此引康誥也荀卿多一明字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而又明也楊倞注引書多方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誤矣尙

書大傳當是本作明此必後人所改大傳孫卿言明
明皆今文尙書也禮記大學篇康誥曰克明德春秋
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曰周書曰明德慎
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
之之謂也此櫟栝引古之體自惟乃丕顯考文王至
肇造我區夏皆括於二語中僖三十三年引康誥父
不慈數語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
此例也禮記左傳引此經明字不重皆同古文尙書
者也又春秋成八年左傳韓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
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明德蒙上文釋之宣十五

年左傳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明德書上文也造周下文用肇造我區夏也

尙書大傳周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愍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注云錯處也遂行也

王伯厚藝文志考漢人引祇祇畏畏顯民

徐幹中論法象篇文王祇畏造彼區夏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祗祗威威江聲曰威當讀爲畏
下經惟文王敬忌鄭注云祗祗威威是也鄭以威威
訓爲畏忌則可知古文威字當讀從今文爲畏矣徐
幹中論引書作祗畏與鄭君合皆據今文尙書也

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書云明德慎罰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詔曰勅業肇基造我區夏

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尙書大傳周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
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
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

斷虞芮之質二年代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畝夷五年
代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注畝夷混夷也詩云混夷
駿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

案通鑑前編紂十有八祀西伯伐邗注引徐廣曰邗
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先大夫曰據此則大傳
邗字作于也史記集解引徐廣說下云音于是史記
本作邗不作邗諸家引作邗非

論衡初稟篇康叔

舊叔字譌作王今訂正

之語曰冒聞于上帝帝

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
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

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
案論衡此說與尙書大傳誼合

趙岐孟子盡心篇注康誥曰昌聞于上帝

案仲任邠卿引此經均以昌字下屬爲句與僞孔傳
句讀異王鳴盛曰昌聞于上帝爲句古讀也昌有上
進意故云昌聞讀如汜勝之農書云土長昌楸之昌
君奭篇亦有此五字也

壹戎殷誕受厥命粵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勸肄汝小
子封在茲東土

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

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

案春秋宣六年左傳晉中行桓子曰周書曰殪戎殷杜預注云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解與鄭異杜預時古文之學盛行古文尙書壹戎殷作殪戎殷元凱殪盡之訓當卽本於賈馬古文家說鄭君中庸注引壹戎殷以爲一用兵伐殷此用今文家說也攷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湯爲天子夏民大說親鄭如夏高誘注云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與鄭說相合誘亦用今文尙書也古文今文文誼

異者甚多各存其是不必強爲之解使歸于一也王
鳴盛謂杜預左傳注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望文爲說
不足據信今案論衡引書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
命文王不連壹戎殷之文則是壹戎殷誕受厥命自
是言武王伐殷事故下文云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
寡兄勗寡兄者寡有之兄謂武王也詩大雅刑于寡
妻鄭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勗
孔傳云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
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正義不言馬王注義之同異
知古文家皆以寡兄爲武王與今文家解同也

王曰於戲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
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乃申誥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
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

案史記所言卽約此康誥敷求于殷先哲王以下至
用康保民之文也於戲隸古定本作鳴乎今據潛夫
論引經文下作於戲則知此篇今文皆作於戲也江
聲曰衣讀當爲殷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君
讀衣爲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故爲衣也逸周書世俘

解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是文考嘗聞商先王之德言而奉行之茲承祇適乃文考之下而言紹聞衣德言則是紹述文考所聞于殷者矣此下文言敷求殷先哲王又言丕遠惟商耆成人則此必讀衣爲殷乃與下文意相貫也

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誼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女身也

案荀卿引此證足國裕民之說也宏覆乎天偽孔傳
本尙書作宏于天今據荀子則宏下有覆字又于字
作乎荀子所引書在秦火未焚以前宜爲可信也段
玉裁曰宋版本荀子書乃身之下有不廢在王庭五
字元刻近刻皆無之今尙書庭作命與荀所引亦異
王曰於戲小子封恫矜乃身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章懷注
尙書曰恫矜乃身孔注曰恫痛矜病也矜音古頑反

案今本尙書矜作瘝正義引鄭注曰恫瘝乃身刑罰
及已爲痛病王鳴盛曰鄭以恫爲痛者釋言文又以

瘰爲病者鄭本必作鰈也釋詁鰈病也與鰈寡字同
从魚不从疒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疒召誥智藏瘰在
皆非也段玉裁曰据後漢書注蓋唐初本尙作矜古
書鰈字多作矜可證瘰之爲俗字矣或疑郭注引書
已作瘰玉裁以爲郭注瘰字恐是俗改當本作鰈也
喬樅謂後漢書和帝詔用康誥語字作矜則今文尙
書作矜無疑其作鰈者蓋古文尙書也章懷注引尙
書作矜乃順後漢書之文耳

敬哉天威棐諶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毋康好
逸豫乃其艾民

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

文選班固幽通賦實棐諶而相訓○李善注尙書曰天威棐忱諶與忱古字通也

案郭璞爾雅注引尙書亦作天威棐忱是知作忱者古文尙書也作諶者今文尙書也威字古文今文並同僞孔傳以天德可畏釋天威二字後人遂改經天威作天畏非是

史記三王世家封廣陵王策曰毋侗好逸又曰保國艾民可不敬與○褚少孫曰毋侗好逸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

漢書武五子傳毋桐好逸。應劭曰無好逸遊之事。
張晏曰桐音同桐輕脫之貌也

案段玉裁云此疑卽康誥無康好逸豫之異文蓋今
文尙書也喬樞謂侗桐古通用字如倥侗亦作空桐
是其驗已據褚少孫釋毋侗好爲無長好則侗有長
之訓誼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說苑貴德篇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韋昭國語注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爲從亦不在小或
禍難起小怨

案晉語知伯國諫襄子引周書與說苑所載文同章
注云云當亦用今文家尙書說怨不在大小者謂怨
之起恒不可以意度此小民所以難保也僞孔傳乃
云不在大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則二句止一
意專以小怨爲言其誼未足

惠不惠茂不茂熙女惟小子乃服惟宏

春秋昭八年左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
宏大也

案隸古定本尙書茂字作懋與左傳所引文異然懋
茂古多通用據董子引皇陶謨懋哉懋哉作茂哉茂

哉知今文尙書懋皆爲茂字則此經懋不懋今文尙書作茂不茂同於左傳所引文可知也段玉裁曰孔傳本已汝惟小子以大誥例之知今文尙書已作熙左傳引周書云云此與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法正同皆曠枯之法造周卽經文肇造我區夏也服宏大卽經文乃服惟宏也下文王應保殷民小子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兩層鋪敘孔傳讀宏王爲句非是喬樅謂段說良允此篇周公以戒成王及康叔故云王應保殷民女小子亦惟助王應保殷民也時殷亂方定尙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恒宜順而

勉之服以寬大也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禮記大學篇康誥曰作新民

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
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篇尙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
罪匪省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
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
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

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
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可殺
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
不可不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
鉤深之慮也

案此所述皆今文尙書說也古文尙書作烏呼今文
尙書作於戲證以漢石經殘碑字可定矣僞孔本匪
省作非書匪終乃惟省哉作非終乃惟書災罪作辜
亦作乃釋文云書本亦作省攷堯典怙終賊刑書災

肆赦鄭注云怙其姦褻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過
失雖有害則赦之是康誥此節正本堯典之文鄭君
堯典注誼正與潛夫論相同皆用今文家說也匪非
省省古均通用災古作裁與哉亦通辜罪訓同乃作
亦蓋今文尙書之異文也今本潛夫論式爾譌作戒
爾惡人譌作恐人茲訂正之爾雅釋言式用也江聲
云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其誼是己周
公以此勅康叔者左傳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
蓋康叔封於衛又入爲周司寇故以明罰勅之也

論衡答佞篇曰刑故無小有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

誅故實誤

王曰於戲封有叙時句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惟民其畢渠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荀子富國篇曰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繫解速乎急疾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案偽孔傳本力作勅而作若與荀子文異攷荀子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詩申公毛公之學春秋穀梁左氏之學皆其所傳也伏生尙書本齊學溯其師承與

荀子當亦相同故荀子引尙書多有與今文家言照合者而於古文尙書則不必皆同也江聲曰讀此經當以時字屬上有敘爲句知當然者據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卜偃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引書曰乃大明服皆不聯引時字明時當屬有敘讀之此承上文謂有順是殺終赦責之法也又據荀子則此經和若之誼爲和順有疾之誼爲急疾言民其勤勉於和順甚疾速矣段玉裁曰案元刻及今本荀子皆力作勅而作若據楊倞注云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則宋本作力作而是也與古文

尙書異古音力勑同部而若雙聲段氏精於考校者
今從之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儉以恤民政致康乂
又梁商傳商上疏曰賞不僭濫刑不憚濫五帝三王所
以同致康乂也

大學篇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鄭注曰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
子此言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趙注曰以赤子無知故救之

案鄭氏趙氏兩注皆用今文尙書說也王鳴盛云康誥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誼乃始允合蓋此主用刑而言言民犯法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吾保救之民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於刑也江聲亦云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刑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此孟子說書之意正此經之指也

非女封刑人殺人不母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剝刑人母或剝刑人

案尙書正義曰劓於五刑爲截鼻而有眚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眚易噬嗑上九云荷校滅耳鄭元以爲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段玉裁曰此條語意未明云臣從君坐之刑疑是冢上文舉鄭周易注也或系之尙書鄭注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則鍼莊子此臣從君坐之證鄭尙書注是劓字經文則當爲劓之誤呂刑劓劓劓劓說文引作劓劓斂鯨亦當改劓爲劓竊謂此說文誤耳不得據誤改經尙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晷盜者其罪臚鄭注周禮孝經皆用之劓

自有犯條不得以臣從君坐之刑釋則也臣從君坐此必鄭氏說周易語今不得詳矣不當證以左氏也康誥呂刑皆有刑不得云古無刑刑喬樅謂鄭君以刑爲臣從君坐之刑自是易注語然安知鄭非據今文尙書說以注易乎則字今文尙書惟見於此篇呂刑之則剗剗三家今文爲臍宮剗割脰庶剗與古文尙書不同又此經毋字僞孔本作無案毋者禁止之辭與無義別洪範篇毋偏毋頗毋黨毋偏毋有作好毋有作惡今文皆作毋皆禁止之辭毋或卽毋有以洪範篇例之則今文此經必作毋字僞孔本乃作

無非也

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尙書大傳周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
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
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
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德
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荀子正名篇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
倞注云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
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

案王鳴盛云據荀子則知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亦以殷刑最允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

周禮鄉士職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曰要爲其罪法之要辭

國語晉語蔽獄之日○韋昭注曰蔽決也

案周禮小司寇職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而職聽於朝縣士三旬而職聽於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

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卽此經所云是也旬謂十日時謂三月此舉旬時以該二旬三旬耳王制曰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工制所言亦多殷制也

王曰女陳時梟句事罰蔽股梟句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句女惟曰未有順事

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楊倞注曰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又宥坐篇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

以卽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案僞孔傳本作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
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與荀子所引書文異江
聲曰蓋僞孔氏妄增以亂經也此經讀當以女陳時
臬爲句與上文女陳時臬同事罰蔽殷勤爲句義刑
義殺勿庸以卽爲句義常也法也義之言宜也女陳
是法以從事於罰斷以殷之常法雖宜刑宜殺勿庸
以卽刑殺女惟曰未有順導民之事言當先教後罰
也段玉裁曰王肅私定家語始誅篇引書云義刑義
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慎事注曰庸用也卽就

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
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據
注文則引經慎字亦當同荀卿作順轉寫之譌也順
遜義同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曰順今文
尙書五品不訓古文尙書作不遜訓其本字遜其假
借字也荀卿王肅作卽尙書作次古音次同泰在第十
二部如次室之女一作漆室之女小篆空字古文
作聖周禮巾車故書軟字讀爲漆皆其證王肅依傍
荀卿荀卿之所據必非壁中本故字異而長短亦不
同疑與今文尙書合也喬樅謂家語引經文與荀子

同而王肅之注則與僞孔傳誼合昔人疑孔傳出肅手僞作非無因也

熙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句朕德惟乃知

案僞孔傳本熙字作已段氏玉裁謂以大誥例之已今文皆當作熙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爲句若如僞孔傳以朕心屬下爲誼則朕心朕德語似重複定六年左傳云大妣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據此可見康叔與周公一心故曰未有如女封之心我心者我之德惟女知之此周公推心致誠欲康叔深念已訓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究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
讎

荀子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刑罰暴省而威
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
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
也○楊倞注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也

案王鳴盛云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
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荀義得之僞傳非也

孟子萬章篇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
讎是不待教而誅者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趙注

曰康誥尙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於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

案說文攴部云斂昌也从攴昏聲周書曰斂不畏死心部云愍怨也从心愍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愍此皆古文尙書也然則孟子書所引康誥蓋與今文同邠卿註以讞爲殺誼亦與古尙書說異當是用今文家之訓僞孔本無凡民二字又不字作弗與古文今文皆不合矣王鳴盛曰孟子引康誥此三句而申之曰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對上文勿庸以卽惟曰未有順
事先教後刑此殺人取貨昭然服罪故不教而誅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
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有於弟惟弔茲不於我
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殄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
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又寇榮傳榮上書曰如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備

刀鋸

潛夫論榮辱篇堯聖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
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佑王故書稱父子兄弟
不相及也

又述赦篇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
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風俗通皇霸篇尙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鄭志曰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

保相受刑罰慶實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尚寬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其敕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

案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謂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不相及也又昭二十一年范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

此引其意而言之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不孝
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
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王鳴盛曰父不慈四句雖似舉括此經子弗
祇服厥父事八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
逸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相濟刑茲無赦決嚴
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卽當繼以曰季所
引云云然不可攷矣段玉裁曰按左氏興於章帝時
章帝此詔實用左氏也此舉括引古之體猶文王所
以造周康叔所以服宏太文法一例而漢詔鄭志皆

以不相及之云系之康誥則在漢時曉然信經義如此竊謂古政正通用政人者正人也正人得罪者正其得罪之人而罪之不自我罪其本人而相及則民彝大泯亂是以行文王之法刑此本人無赦而已所謂凡民自得罪也此古義也兩得罪字正相應不相及者卽左氏刑不濫之說正其人之得罪金縢所云罪人斯得也

後漢書楊彪傳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案三國崔季珪傳注引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後漢書楊彪傳載孔融語文同

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熙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案尙書正義云憂猶楷也言爲模楷之常故憂爲常也段玉裁曰此得古訓故之意禹貢納桔卽楷字也地理志作憂臯陶謨憂擊鳴球明堂位作楷擊皆其比例喬樅謂正義此訓當是晉宋間諸家集解所引漢儒尙書舊誼而正義採用之蓋三家今文之章句解詁也熙隸古定本作已以大誥例之今文當亦作

熙又尙書正義引鄭注以訓人爲師長攷禮記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是庶子職主訓教子弟故曰訓人而鄭以師長釋之竊謂此三句當卽承上父不慈子不祗而言有此不率常法者毋卽相及連坐惟庶子訓教之使歸於正亦所謂先教後罰之意也若於其小臣諸節乃別有布施私恩要譽於民弗念弗用其訓教之道陷民於罪從而刑之以病其君是乃長民之惡惟我所深怨者女其速行此義率殺之也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父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荀子君道篇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
存故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
名美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
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案荀子所引無乃裕民以下十字段玉裁曰此蓋舉
括引之或所據不與壁中本同也懌作擇古擇澤釋
懌通用古無懌字多用上三字爲之一人以擇擇卽
懌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

其人也

說苑君道篇虞芮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闢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案虞芮之君見文王云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亦化而讓田是所謂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也王鳴盛曰尙書正義云文王所敬忌卽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敬忌爲祗祗威威則擇人是庸庸矣謂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也王說亦足以

備一解

鹽鐵論取下篇曰文王作刑國無怨獄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
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於罰之行今惟民不
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奕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
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於天

王哉於戲敬哉毋作怨勿用非謀非毀蔽時忱不則敏德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女瑕殄

史記三王世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隄德○徐廣

曰俛一作非○索隱曰蘇林曰非廢也本亦作俛俛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斐

褚少孫曰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俛德者勿使上背德也

案此兩無字當本作毋故褚先生以勿字爲訓也漢書武五子傳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作斐德○服虔曰斐薄也○師古曰斐古匪字也匪非也

案此策文用今文尙書康誥語也段玉裁曰毋俛德疑亦用康誥勿用非謀非義蔽時忱不則敏德等語今攷褚先生曰無俛德者勿使上背德也則俛非斐

皆非正字其字正作非說文非違也从飛省下翅取其相背故褚先生訓非德爲上背德漢人訓故之學皆有依據後人釋爲薄釋爲廢釋爲敗者皆失之古飛字多作蜚易飛遞亦作肥遞皆同音通用此不則蓋與無逸不則有愆同孔傳訓則爲法非是喬樞謂據漢書毋作裴德則知今文尙書勿作非謀非焚勿字亦當作毋字也

王曰於戲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大學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鄭注命天命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佑一家也。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閔策曰烏呼念哉其朕之詔惟命不于常。又曰保國久民可不敬與。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案此策文亦用今文尙書康誥語也。索隱云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放武帝時書惟有歐陽生則所據康誥乃歐陽尙書也。春秋成公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訓誼竝同。

王若曰往哉封勿晉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民世享

案江聲云此讀當以勿晉敬爲句典聽朕誥爲句酒
誥末曰典聽朕誥正與此典聽朕誥文同皆是言終
重丁宜之語以彼文況此自當讀然也

今文尙書經說攷卷十八

侯官陳喬樞學

周書十六

酒誥第七十六

今文尙書十五

成王若曰

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

尙書正義引鄭注

或曰以成王爲少

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

尙書釋文引馬注

案尙書釋文云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

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

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
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
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
曰未聞也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
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
立鄭云所言者謂衛賈所說也近人刪所字非據正義則馬鄭王及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曰據釋文所引馬注則
衛宏賈逵本亦有成字是古文今文竝同而僞孔本
獨無成字蓋因馬季長說而刪之也然則僞孔本之
或異於馬鄭王本殆不可信矣段玉裁曰按魯世家

周公告太公召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又誠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尙書大傳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所載皆同尙書大傳金縢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詳玩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三家之說固可信也况顧命云翌日乙丑成王崩尤顯可證乎僞孔刪去成字大非馬君云後錄書者加之亦非也馬於顧命注曰安民立政曰成

蓋謂成爲死謚非生稱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崩未有謚春秋之例曰公薨至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又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葉大慶古今質疑以其人見在而呼謚爲史家誤筆按史記舉齊人成語不應有誤上文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下文又云田常卒子襄子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不應複贅如是疑亦生侮成子死用爲謚也

明大命於妹邦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申誥康叔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

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謂之酒誥以命之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邠故其風有洙之鄉則洙之北洙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攷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邠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云更於此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此二國江聲曰春秋傳吳公子札請觀周樂工爲之歌邠鄘衛而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然則康叔兼有邠鄘洙邦固其

封內之地也。喬樅謂鄘稱沫鄉卽妹邦也。沫妹聲同。疑皆牧字之假借。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妹邦卽牧養之地。牧養二字未詳何解。當是牧野之譌。沫牧雙聲。說文土部云。埤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於埤野。从土母聲。皇甫謐亦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鄘在朝歌之南。又有沫鄉。正牧野之地也。鄭注尙書妹邦。引詩沫鄉爲證。或三家文作沫國與。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論衡譴告篇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
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

又語增篇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
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

文王誥教小子有政有事毋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
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無彝酒攷今文尙書凡禁止之

辭皆作毋字據韓非子引書正作毋字與今文合此
所引出酒誥而韓非子系之康誥段氏玉裁以爲周
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

周禮萍氏謹酒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
無彘酒

案周禮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彘常也不
得常飲段玉裁曰古政正通用賈疏當用鄭本鄭注
也喬從謂僞孔傳本作有政有事釋云正官治事謂
下羣吏釋文不言馬鄭王本文異則古文尙書作正
可知鄭君周禮注所引書蓋據三家今文故作政字

賈疏以有政爲大臣有事爲小臣當亦周禮舊注所引用今文家尙書之說故與孔傳誼異也

尙書大傳酒誥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大宗已侍於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嫌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

夫以下宗室大宗子之冢也禮志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嗣爲小宗賓寮友助祭者出猶去也忠厚也復反也

案尙書正義云衆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隅之驗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道服賈用句欽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爲言商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

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卽如是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案據白虎通引書是讀肇牽車牛遠服賈用爲句詩大雅曰賈用不售亦以賈用二字連文是其證也隸古定本尙書作孝養厥父母僞孔傳以用屬下讀釋云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與白虎通所引不同段玉裁曰方字疑當作下此謂如書言牽車牛遠服賈用似非止曰賈矣然書下文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則非遠遊不返仍是止曰賈也班蓋用字上屬

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字今文尙書然也喬樸又案爾雅釋言云肇斂也郭璞注引書肇牽車牛爲證其誼與孔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家尙書說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苟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尙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燕社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

案小戴禮鄉飲酒記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

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又射義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此經云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羞者卽養老之謂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者始得用酒以養爾庶士助君養老乃亦得醉酒而飽德故云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也江聲曰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逸旅酬也詩賓之初筵曰畢酬逸逸毛傳云逸逸往來次

敘也禮記中庸說宗廟之禮云旅酬下爲上所以逮
賤也是祭亦有旅酬之禮故云爾乃自介用逸戒慎
酒而示以飲酒之則庶幾人易從而亦不至於酗酒
矣喬樅謂禮大小戴皆傳自夏侯與今文尙書同一
師承故其說與今文家書說合

王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於
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
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於帝乙成王
畏相惟郵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於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

孫也

案史記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也易泰及歸妹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皆以爲湯之嫁妹而此又爲紂父者殷道順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孫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也元孫之孫通遠近言之雖十世百世亦謂之孫也隸古定本成湯下有咸字據乾鑿度文則此經咸字當在成王之上謂自成湯至於帝乙咸成王畏相咸皆也言皆成就王德敬畏輔相也乾鑿度用今文尙書故與古文異

越在外服侯甸任衛作國伯

白虎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
有宜也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

案隸古定本作侯甸男衛邦伯白虎通引尚書男作

任邦作國又多作字此今文尙書也所言公侯伯子男之誼及三等五等殷周之制卽今文尙書說也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說文水部曰湏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湏於酒

案詩蕩篇曰天不湏爾以酒鄭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正義引鄭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湏謂飲酒而醉面皆變爲一色又釋文引韓詩說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湏皆沉於酒之謂也韓詩說及鄭箋蓋皆用

今文家尙書說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於民祇保越怨
不易

高誘呂氏春秋分職篇注曰飲酒合樂曰酣

說文酉部曰酣酒樂也从酉甘聲

案酒樂當謂飲酒而作樂也卽高誘所云飲酒合樂
之謂此用今文尙書說

誕惟厥縱淫佚於非彝用燕喪威儀

史記殷本紀紂大取樂戲於沙邱以酒爲池懸肉爲林
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

論衡語增篇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邸以酒爲池
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又言紂懸肉以
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謂醉樂淫戲無節度也
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
言糟邸酒池肉林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
實也傳書家欲惡紂故言增其實也

案詩蕩篇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
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與
酒誥所云在今後嗣王酣身誕惟厥縱淫佚於非彝
用燕喪威儀正同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卽

長夜之飲涵戲無度則書家所言未必皆增其實也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腴於酒不惟自息乃逸

說文血部曰盡傷痛也从血聿聿聲周書曰民罔不盡
傷心

案郭忠恕汗簡云盡古文尙書作盡出義雲章然則
說文引周書作盡據今文也玉篇血部云盡痛甚也
訓誼與說文同而改入血部則非疑爲後人所亂非
顧野王之舊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天子所居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

師尙書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案據白虎通引尙書是讀此經以不克畏死辜爲句在商邑爲句此今文家說也僞孔傳讀不克畏死句斷辜在商邑謂聚罪人在都邑而用之與今文家異越殷國滅無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韋昭國語周注曰登上也芳香不上聞於神

案周語云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注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云云卽此經之誼說文香部云馨

香之遠聞者當亦今文尙書說自酒書正義云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毋於水監當於民監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無鑒於水鑒於人也

案隸古定本作無中論引周書作毋知徐幹所據蓋今文尙書也攷商書逸篇湯征云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卽此經之誼則民監之言自古有之矣又國語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於人毋監於水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

知吉與凶皆本於此誥之文也

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
臣百宗工

說文力部曰劼慎也从力吉聲周書曰劼毖殷獻臣

案說文云从力吉聲或曰非力力也下力字蓋刀之
譌又云讀若覃劼不得有覃音亦轉寫之誤疑覃字
當爲憂禹貢納秸漢書地理志作納憂其明證也大
徐本說文劼毖上有汝字與今本尙書同而小徐本
引周書無之豈今文尙書劼毖上無女字歟

大戴禮盛德篇曰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辯注云太

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

後漢書荀悅傳申鑒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
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
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
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案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
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正義曰春秋是動作之事
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
當右史所書又引鄭尚書注太史內史掌記言行者

是亦以太史內史爲卽左史右史也荀悅申鑒乃云
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與禮記相
反疑是轉寫舛錯耳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韋農父若保宏父
定辟

毛詩祈父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云此
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圻父書曰若壽圻父謂
司馬也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
案詩正義云若壽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
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此司馬職掌封畿

兵甲當作戢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戢同字得通用故詩作祈尙書作圻也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詩經釋文云圻此古疇字本亦作壽按孔注尙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王鳴盛曰圻無此字當是鬻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爲古疇字馬鄭音受者蓋以鬻是語詞作若鬻於義無取故讀鬻爲壽訓爲順壽也釋文云本亦作壽或卽馬鄭之本喬樅謂馬鄭皆注古文尙書然其間時有讀從今文者此語訓若鬻爲順壽必本於歐陽夏侯章句詩箋引書若壽圻父必是據三家今文也

又案尙書釋文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段玉裁
曰白氏六帖薄韋農父字作韋見宋刻白氏六帖卷
二十一羣經音辨曰韋違行也音回薄韋農父按此
當是據未改釋文也經文本作韋孔云迫迴萬民以
迴釋之迴卽回之俗字也馬以違行爲訓違行邪行
也左氏傳昭德塞違卽大雅厥德不回之回其字同
也釋文曰徐音回徐以孔讀韋爲回故音回也馬孔
同讀回而馬訓回邪孔訓回繞衛包淺陋謂韋是皮
韋而爲違至開寶乃又改釋文讀者疑馬氏以行訓
違矣集韻十五灰曰回古或作韋韋亦本未改釋文

也喬樞謂違字後人所改則今文尙書亦當作章爲
正

矧女剛制於酒厥或告曰羣飲女勿失盡執柯獻以歸於
周予其殺

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前書音義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
羣飲罰金四兩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勿失

案今未檢出何書段玉裁曰君奭遏佚前人光漢書
士莽傳引書亦作失亦其一證也

說文手部曰柯搗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柯獻

案徐鍇說文繫傳本引周書文如此此今文尙書也
徐鉉本無獻字江聲曰鉉本說文凡所不解者輒以
意增損鍇則雖有未達仍守舊文不敢改易惟是獻
者進於上也卽歸於周也不應重累其文獻當爲獻
壞字也說文水部獻議罪也从水獻聲與法同意廌
部解澧字云平之如水从水是獻與澧之從水皆有
取於平之義也王鳴盛曰柯通作苛秋官萍氏掌幾
酒鄭注云苛祭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注苛察正此
經所柯羣飲也柯僞孔誤作拘者說文敘俗書之謬
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

此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案苛字从艸从可今乃
从止从句爲苟字經典所無故許慎以爲不合然則
柯之誤爲拘有由來矣以玉裁曰柯獻恐是齊語
字沙字儀字皆以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柯獻合二
字疊韵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尙書如是今
文與古文異有古四字今七字者見呂刑有古六字
今四字者見洪範喬樅謂江王兩說均允段說亦足
以備一解也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湏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
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於

殺王曰封女與驪朕步勿辯乃司民湏於酒

案惟工俗本或誤作百工非是江聲以惟爲衍字謂
惟殷之爲紂所道之諸臣工乃沉湎於酒是其久染
惡俗故非不可化道者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僞孔傳
說雖有惟字固不可信未足據也又斯字僞孔傳訓
此江聲曰詩墓門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文引鄭
注尙書云斯析也以證毛誼所引鄭注未言何篇尋
釋二十九篇之中鴻範金縢皆有兩斯字皆不可訓
爲析維此經斯字必作析解乃合有斯明享者有讀
當爲又古文或以有爲又如大誥矧曰其有格知天

命召誥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皆是也享獻也謂又
分析其明用我教者獻之上言有罪皆以歸於周則
賢者亦當獻之於上下言不用教者我弗恤之則用
教者自當錄用古者諸侯有獻士於天子之制參之
上下文以享爲獻其誼確矣此節今文苦無他書徵
引佚句可以旁證姑存江說於此又勿辯乃司偽傳
云辯使也段玉裁曰按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馬本俾作辨雜誥平來示予平一作辨平俾辨一聲
之轉皆訓使喬樅謂傳以辯訓使此必襲賈馬舊訓
蓋此經古文作辯今文作俾古文家訓辯爲使用今

文誼釋古文也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尙書大傳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案楊子法言問神篇云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王鳴盛曰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李軌吳秘注皆不明確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卽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簡卽此應麟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卽應

補入必不任其脫佚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
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於他
處別得逸文此古文所無者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
俄空自指全亡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富之
然則酒誥既已全亡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反
覆攷之韓非子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尙
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楊子雲偶據其本遂
以爲俄空耳